

孔乙己之贾跃亭版

香港的四季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别处不同的：都是当中环街一个曲尺形的大门，酒店里面预备着两间三星米其林餐厅，可以随时敬奉美食。香港上流社会的人，晚上夜生活时间到了，往往一掷千金，依红偎翠——这是 97 回归之前的事了，现在依红偎翠的大都是大陆客——在四季酒店的酒厅觥筹交错，呼朋引伴的应酬着。倘肯多花几个钱，就能去顶层的会所，点几个公主，或者叫几个模特，做下酒物，如果出到了十几万，那就能点香港有名的女星了。但这些顾客，大都是白手起家的富商，没有这般的挥金如土。只有开着跑车衣着不菲的二代们，才昂首挺胸的踱进酒店的顶层，点酒点人，包下整个一层，尽情的开着 party。

我从十八岁起，便在四季酒店里当伙计，经理说，我样子太傻，怕伺候不了香港主顾，就给大陆客人做点事罢。这些个的大陆主顾，虽然容易说话，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向我打听酒店有没有新入住的人，问我有木有大陆来的大人物经过香港。在这么多唠叨的问话中，我工作也很为难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谈的什么中南海什么中纪委的事，认不出哪个是他们所谓的大人物。所以过了几天，经理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大，辞退不得，便改为专管调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
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，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么失职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，有些无聊。经理是一副凶脸孔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，教人活泼不得；只有贾跃亭到店，才可以笑几声，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贾跃亭说是白手起家而挥金如土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不高大；五官棱角分明，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；一头顺顺的小平头。虽然是有钱的主顾，可是少穿西装多穿 t 恤衫，似乎说大陆那边搞互联网的都这样。他对人说话，总是满口概念词汇的，叫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姓贾，别人看他经常开的产品发布会发言，便替他取下一个绰号，叫作贾忽悠。贾跃亭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，“贾跃亭，你的乐视股票又跌了！”他不回答，对柜里说，“来一杯 Dry Martini，要一条高希霸雪茄。”便抽出一张黑卡。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，“你一定又拖欠了供应商货款了！”贾跃亭睁大眼睛说，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“什么清白？我前天亲眼见小米雷军发朋友圈，乐视欠了供应商一百多亿，不然你们

乐视怎么大裁员了？。”贾跃亭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，争辩道，“裁员不能算裁员！……搞互联网的，能算裁员么？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“企业小而美”，什么“细分市场”“公司局部创新”之类，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，贾跃亭原来也是有靠山的，但终于在去年冬至日倒了，又讨不得招安；于是逃难到了香港望北楼，弄到各处找门路找靠山了。幸而忽悠的钱多，公司倒闭波动会不小，让他在四季还有美人美酒。

可惜他又有一样难处，便是靠山捅出来的祸天了噜了。在香港找的各处门路，一看贾跃亭靠山的下场，不免纷纷摇头。如是几次闭门羹，贾跃亭在我这里喝酒抽烟渐渐的多了。贾跃亭徒呼奈何，免不了偶然长吁短叹着。但他在我们酒店里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，给我小费很多；总统套房也是，他间或没有又时间交，暂时记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还清，从粉板上拭去了贾跃亭的名字。

贾跃亭喝过半碗酒，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，旁人便又问道，“贾跃亭，你当真是中国版的乔布斯么？”贾跃亭看着问他的人，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他们便接着说道，“那你的乐视怎的连半个畅销产品也搞不出来呢？”贾跃亭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，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，嘴里说些话；这回可全是“闭合生态”“颠覆者从来都是孤独的”“大屏生态圈”之类不懂的了。在这时候，众人也都哄笑起来：酒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贾跃亭是这样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没有他，别人也便这么过。

有一天，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，经理正在慢慢的结账，取下粉板，忽然说，“贾跃亭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欠十九天的总统套房钱呢！”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一个喝酒的人说道，“他怎么会来？……他攀上高枝了。”掌柜说，“哦！？”“他是命不该绝。这一回，是走了狗屎运，竟然搭上了广东口十家的门路。南天王出手，这是能一般的吗？”“后来怎么样？”“怎么样？先拜码头，然后交投名状结，后来就回大陆去了，威风又抖起来了咯，还去了美国搞汽车。”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为了新老板马屁，捧景甜拍了个大片。”“怎样呢？”“怎样？……保利俱乐部刚被封，贾跃亭现在不知躲哪里哭着呢。”经理也不再问，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。

中秋过后，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，看看将近初冬；我整天的靠着空调，也须穿上秋裤了。一天的下半天，没有一个顾客，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，“Dry Martini。”这声音虽然极低，却很耳熟。看时又全没有人。站起来向外一望，那贾跃亭便在酒柜坐着。他脸上黑而且瘦，已经不成样子；不打领带穿着西装，盘着两腿，看了我，又说道，“Dry Martini。”经理也伸出头去，一面说，“贾跃亭么？你还欠十九天的房钱呢！”贾跃亭很颓唐的仰面答道，“这……下回还清罢。这一回好久没来，酒要好。”经理仍然同平常一样，笑着对他说，“贾跃亭，你的乐视股票又跌了吧！”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，单说了一句“不要取笑！”“取笑？景甜捧红了没有啊？是不是你靠山又要倒的节奏啊？现在”贾跃亭低声说道“**裁员不会裁ppt员工的。**”“……”他的眼色，很像恳求经理，不要再提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，便和经理都笑了。我温了酒，端出去，放在门槛上。他从衣袋里掏出小费，放在我手里，我见他桌子上一部手机，华为mate9，原来他自己也不用乐视手机。不一会，他喝完酒，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，慢慢走去了。

自此以后，又长久没有看见贾跃亭。到了年关，经理取下粉板说，“贾跃亭还欠十九天的房钱呢！”到第二年的端午，又说“贾跃亭还欠十九天的房钱呢！”到中秋可是没有说，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。

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贾跃亭的确不会回来了。

写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